

欽定唐書

卷百七
十九之
八十五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

李鄭二王賈舒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爲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

逢吉方留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卽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卬可聽善鈞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旣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恥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容無仗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尙縲羸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太和

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佖諫議大夫李翊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仲言憚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闡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宦人猜忌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

容使賜鳩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與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下詔開論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

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它宰相備位天子
傾意宦官衛兵皆懼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
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嘗
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
爲民旣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
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
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
柄於是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
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
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十一月壬

戊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
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卽
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
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
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
穀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
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
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廡幕見
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闈者將闔扉爲宦侍叱爭不及
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

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卽扶輦決冢慰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躡訓壓之將引刀韉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搃訓仆之輦入東上閣卽閉宮中呼萬歲元輿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羣臣見宰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

事連天子相與怨噴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
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
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
城分掩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埴羅讓渾鐵胡証等
家及賈耽廟貲產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
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
範門尙閉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
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閣門使馬元贄啓宣政
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
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旣而士良白涯與訓謀

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
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
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
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斬遂
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倣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
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
咸陽追騎及之餽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
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
爲相璠喜啓闕納之旣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
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

憲曰公何見引漕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
死訓旣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
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蓋屋將所執械而東
訓恐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
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
郊廟過兩市皆署斬梟首以徇餽臨刑憤叱獨元輿曰
鼂錯張華尙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
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衷元臯始元臯以屬疏自解得去
士良訊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
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

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
相雜廁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它日
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末以
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
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
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
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爲愬煮黃金餌之寔親遇署衙推
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廋隱
輒中所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

軍王守澄白懇懇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
拒不納既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
語終夕恨相見晚謝懇曰誠如公言卽署巡官守澄入
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贍卹日夜爲守澄計議因陰
通路遺初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旣陷宋
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爲司馬不
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
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
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謹
駭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卽表副昭義節度至府

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卽日召入對浴室門賜
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
兼御史大夫注資貪沓旣藉權寵專警官射利貲積鉅
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
子方鎮將吏以煽聲焰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
夜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旣附注進
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尙書翰林侍講學士
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
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骹朝法賢不
肖淆亂以爲弛張當然衆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權

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
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爲權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厭
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
有觀榭官室聞注言卽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
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
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庾謂曰水族貌寢陋不能遠視常
衣麤裘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
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尙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
使詔月入奏事請寮屬於訓訓與舒元輿謀終殺注慮
其豪俊爲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

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爲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干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澧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羣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

贊注爲姦數顧賊爲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
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
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
軍司馬臬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
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
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
是注敗前茵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可
復徽子也爲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弟駕部員外郎傑
者俛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
四爲祈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

之弘茂妻蕭臨刑詎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
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廊坊趙儋節度府爲注所
辟敬彝爲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
員外郎終衢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罔之裔祖祚武
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
獄所至仁平父見歷左補闕温州刺史涯博學工屬文
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
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
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

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召知制誥再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稟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略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繇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柵抵棲鷄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

發兵深入者殺某人取某地受某賞開懷以示之所以
要約諄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銳可出西戎之力衰矣
帝不報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夫遷戶部尙書鹽鐵轉
運使寶曆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召拜
太常卿以吏部尙書代王播復總鹽鐵政益刻急歲中
進尙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
職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
怒卽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
之詔尙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
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

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尙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

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
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
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俄檢校司空
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
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爲使心知不
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
羣詬詈抵以瓦礫涯質狀頽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
齋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它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
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
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

便謗訕囂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
等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貲貨悉爲兵掠
而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鉅萬取之彌日不盡
家書多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鉤致或私以
官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爲人破垣剔
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
爲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
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鐔家鐔執以赴軍仲翔日業
不見容當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狐楚
見帝從容言向與臣並列者旣族滅矣而露齒不藏深

可悼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盜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竇紉妻以痼病免家人給告涯當貶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寃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餗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良厚舉進士高第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

外郎知制誥餽美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
渤爲諫議大夫惡其人爲宰相言之而李逢吉竇易直
愛餽才得不斥穆宗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制
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導餽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
德裕敕吏還怏怏爲憾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
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大和九年上巳詔百官
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餽自矜大不徹扇蓋
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餽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
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

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旣得位會李宗閔得罪
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
云君可休矣餽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奈何劉
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餽與馮宿
龐巖爲考官畏避不敢聞竟懼其禍餽本中立不肯身
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寃之

舒元興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卽警悟去客
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
見有司鉤校苛切旣試尙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

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棊筭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鄆尉有能名裴度表掌

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
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銳進
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
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
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
不露所縑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
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
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
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
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印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

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
輿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
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辨明
審不三月卽真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
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算日與訓
比敗天下事二人爲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鈞人譽先時
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
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
闌誦賦爲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迴皆第進士元褒又擢
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儀寓峻整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政特厚璠驟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直左僕射李絳交驕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位緣恩進削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但罷璠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

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已及罷中丞乃失望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內廐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尙書右丞再遷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斲姦豪寢不戢璠頗修舉政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戶部尙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

駟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休
誅璠鑿潤州外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
家謂璠祖名崑生礎礎生璠盡遐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
葬其先使誌冢辭不爲重胤怒卽解去擢累京兆少尹
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
度頗爲論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
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
長史司馬卽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
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遷楚汝

二州刺史大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太和九年代崔鄴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約繇錢穀進更安南富饒地聚貲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闕陜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

不知有役設鎖絕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
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
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
陰留後坐平糶非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
削兼侍御史繇廬州刺史召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
亦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以
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
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輿引知雜事元輿入相擢權知
中丞事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誦按邊旣行命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

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尙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闡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韓約傳○此傳及顧師邕李貞素傳舊書俱無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五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爲子學旣冠卓
華有夫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
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卽位擢翰
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
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帝怠荒于政故
戚墨多所請丐挾宦人訶禁中語闕託大臣德裕建言

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
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
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
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
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
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
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
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
是間帝暗庸詠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
繼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

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
傾府庫資軍費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
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朞則賦物儲物南方信
禳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
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
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
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廋蔽天子下詔褒
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盃妝具德裕奏比年
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
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也

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權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闋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宅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鵠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

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箏
於益州蘇頌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鵠鵲鏤牙微物也二
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
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
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
昔漢文身衣弋絺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
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
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母私度
僧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
可卽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

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扈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

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
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僞
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救韋處
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徙時亭
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
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旣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血危
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宅汲轉鬻於道
互相欺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
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
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

祈年浮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
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
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立元人之聖者莫
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
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立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
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立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
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

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母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譎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卽位乃逐之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

矣踰年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嚮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子遺今瘡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餽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

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獐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崃關徙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巋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

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變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旣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

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卽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閣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竝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

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卽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

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
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
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
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
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
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
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罔少衰遂貶
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
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
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

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皆以宋申錫對帝
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况申錫邪有司
爲我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爲浙西觀察使
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
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
人埴懼而出又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
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
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卽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
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
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

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
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
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卽自劾始至鎮失
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爲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旣入謝卽進戒帝辨邪正專委
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旣呼
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
松栢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
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
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

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竿弋
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
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
若堯舜竇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
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
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
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
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
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
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

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
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
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嘗疑楊嗣復李珣
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卽率三
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
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
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德裕降
拜升坐帝曰如今諫官論事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
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
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

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母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
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
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
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
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
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言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
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
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
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
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

城與勁虜确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盟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丐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卽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

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絲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

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
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
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
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
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大
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獍
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
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唇齒也如今魏鎮不與
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
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

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
交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
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宰相亦媿嬰趨和德裕獨曰
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三越灤况其下哉
然贏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
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此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益
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元
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
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礪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礪
路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禪將楊弁主

留事方是時穰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
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
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
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
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
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索
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
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卽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
捨穰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
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卽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

師德裕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卽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達等下邢洛礮而稹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稹糧乏皆女子授穉哺兵未幾郭誼持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爲稹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

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
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母固辭德裕又陳先
臣封於趙豕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
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
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
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
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
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鮐驩堯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
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
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

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
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
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竝進然廷詰齊人少
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
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
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
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
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
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
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

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
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
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
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
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
之則姦僞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
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
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
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
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太

和後風俗變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
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
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
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
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
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
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
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
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千古
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

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
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
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
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
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
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
用兵時決策制勝宅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
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
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

狐絢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旣沒見夢令狐絢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絢語其子瀉瀉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旣夕又夢絢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

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票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

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
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効已而三州降賊遂
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
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爲忠義指意丁
寧使歸各爲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
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
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
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于武不
可戢卽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
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

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
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
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
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願無大過召與語
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
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
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
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
著多行于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
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延古乾符中

爲集賢校理擢累司勳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
不朝謁貶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
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
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說使聽
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遜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傅以罪
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爲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鉤就
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
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
大中初爲左拾遺旣德裕被放柔立內愍傷之爲上書
直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

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闕于前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爲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知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唐書卷一百八十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李德裕傳漳王養母○舊書作養女誤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六

陳三李曹劉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修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兼侍讀五日一謁爲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

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尉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大阿以鑄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慮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卽徙璋光州長史以百嫌

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
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推言玄宗自
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
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
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
年未常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
用郭蘧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不可蘧果坐賊敗
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
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
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爲

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卽位召爲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謂隔品官無亢禮時竇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爲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誚於時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

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
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爲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爲河
中節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
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爲人短小精悍於詩
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
銜芝墜輶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
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寢不法賓客莫敢言
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爲
具行錡怒陰教士斃食之卽脅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

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卽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卽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稹爲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卞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

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
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
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爲樂外遷紳
泣言爲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
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
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栢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
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
暴紳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
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爲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
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

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卽位不能辨乃貶紳爲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左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澁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寶曆赦令不言左降官與

量移處厚執爭詔爲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
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
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太和
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
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
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
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卽位徙
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
射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
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諡文

肅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賊
貶潘州司戶參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
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爲永寧尉弟
湘爲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狼籍身娶民顏悅女紳使
觀察判官魏錡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
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
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
人女不實按悅嘗爲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
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
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爲湘訟言

湘素直爲人誣讎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
媵結贓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
言湘死紳令卽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
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
德裕斥已卽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
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
奏而寘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
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
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
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

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
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爲怨仇所報却卒
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
雖沒而坐湘寃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
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爲翰林學
士薦讓夷右拾遺俄召拜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
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
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
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

簡蕭俶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球故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爲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書舍人旣而李珣楊嗣復以覃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爲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以儉約自將爲世咨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

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
進中書侍郎確遠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
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
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
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
百皆珠翠襍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
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爲天下之
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
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遂
擢爲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

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愎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爲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弟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索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卽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卽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俄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

理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
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卽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
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爲讒擠舉以爲寃
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
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
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寔困
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
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
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

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
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
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
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
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
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
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
章事至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
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葩蘂金釵之上施複坐陳經
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

錦檐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
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
銀爲剝珠玉爲帳孔鵠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
爲檐注陞城塗黃金每一剝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
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
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
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
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裒土爲剝
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技飾傳言剝悉震搖若有光景云
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

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
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王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
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耄辭餞或嗚咽流
涕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
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
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
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
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
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

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熹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

場丐庇百解之齒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
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
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屐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
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李紳傳敬元曾孫○舊書作高祖敬元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七

二李崔蕭二鄭二盧韋周二裴劉趙王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劔南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爲御史中丞表知雜事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宅王傳固言再遷尚書右丞李德裕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

召爲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旣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梏吏姦進御史大夫太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爲平章事仍判戶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爾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已卽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

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聞德宗時多闕官寧乏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
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
親疏寶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己才不足任天下
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
有黨故語兩與之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爲西川節度
使詔雲韶雅樂卽臨臯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
尚書左僕射始置羸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完
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
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歲河水壞

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審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珣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旣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卽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

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珏與宇文鼎溫龔韋瓘馮葑同進
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
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
夷之使未還過密弛禁本爲齊人鐘鼓合饗不施禁內
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
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
之歡爲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鹽鐵使王播增
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
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
不可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

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卽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珽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邳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加戶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珽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珽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珽及李宗閔

以罪去珏爲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爲戶部侍郎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珏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杜棕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

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旣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旣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爲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珏數稱道

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滄州劉約獻白鷹
珏請郤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
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
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
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
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珏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
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珏顧已大臣誼不以內
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粟賑流
民以軍羨儲殺半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諡曰貞
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

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惟以
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
爲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餉
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
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
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
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
文宗爲邪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頴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

以擬漢荀氏八龍琪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琪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時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患材望威烈者檢革其弊見琪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卽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琪才更詔王茂元帥嶺南而以琪代瑀居二歲徐人戢畏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澆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琪坐不能捕以爲負望少衰開成末累進刑部尚書諸道

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卽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瑄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使卽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所以綏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于官

子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

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瑄字從律珙兄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大和初持節宣慰盧龍使有指及興元殺李絳復往尉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讒所危宦豎切齒時罕敢辨者瑄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爲荆南節度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竝據顯劇處世以爲榮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

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琯行方介有器蘊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弟瓌瓌尤顯瓌位刑部尚書瓌河中節度使瓌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涓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終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釘座黎言座所珍也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遷洛罷爲尚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

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沒掖庭諸崔自咸通後
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
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
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
氏昌大有所本云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
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
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
尚書左僕射徙劔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制下遷檢校

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鄭肅字又敬其先滎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王爲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爲陝虢觀察使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爲太子授經旣而太子母愛弛爲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爲動容然內寵方煽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

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佺佺有大臣節召爲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卽位遷中書侍郎罷爲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諡曰文簡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規位中書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劉鄴未仕往謁洎而仁表等鄙訛其文鄴爲相因罪貶仁表死嶺外始肅罷政事帝以盧商代之

商字爲臣蚤孤家窶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皆中
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卿
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
無常額人便之歲貲返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
召爲刑部侍郎京兆尹方伐潞芻糧踰太行餉軍環六
七鎮詔商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棕兼鹽鐵度支
并二使財以贍兵乃不乏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
郎還判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
公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
書省誤縱死罪罷爲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解拜戶部尚

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
萃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
裴度爲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
進吏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遷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
覆省審駁奏無私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爲市
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
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絜
廉專以清靜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
舍吏或撓之則相挺爲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

田產闔部肅壹無敢犯貞元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槨還葬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爲立夫家以奉稟資助凡數百家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爲鈞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暴王師伐劉稹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節度昭義軍會稹死敕乘駟往進檢校兵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

且曰不卽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帷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臥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卽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卽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宣宗卽位改吏部尚書會劉

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妥然召入復爲吏部尚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爲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旣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遨游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爲媚賢綯聞言于帝卽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

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諡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爲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爲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堡鄣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遏其衝賊不得騁候邏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練兵侈鬪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

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爲太子賓客分司卒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歲召還太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搢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爲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爲

學士武宗卽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
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
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警不循令
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
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
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
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
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繇是妄
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

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爲劔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
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
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
劇賊栗錚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
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
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
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
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
入爲監察御史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

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卽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大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檝債敗吏乘爲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

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母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
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
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
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皦察行所治
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適媚有體法爲人醞藉進止雍
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
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泉素
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瑑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
行表爲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愾大

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郎乃哀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繇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瑑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又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瑑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旣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問帝視案上曆謂瑑爲朕擇一

今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卽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瑑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繇是罷宰相俄而瑑大病加工部尚書拜臥內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瑑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瑑同知政者夏侯孜

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繇兵部侍郎

諸道鹽鐵轉運使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
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爲西川節
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爲貞陵山陵使
坐隧壞出爲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
孜懷中卽死不數日孜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
追責孜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
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
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
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

火其營夜爲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
優詔嘉慰累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與元
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問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
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卽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
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隲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
召親友更敦勉令仕會昌中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
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悌不敢以貴權
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隲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
嘗干以財宦寢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猶布衣也隲終宣

欵觀察使既輔政它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卽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僖宗初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下除太常卿廣明初爲吏部尚書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尤規矧自持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美之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又福建觀察使

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絢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取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從子贄

贄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

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暱帷薄逮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贊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歛衽故偓稱之爲贊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

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昭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侵逼貶溥

州司戶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爲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爲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啓執政韋貽範蘇檢相繼爲宰相貽範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爲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遷給事中用李茂貞薦閔旬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恣驚不恭會母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卽拜工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
檢女爲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啓賜
死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鄭肅傳荆南節度○舊書作河中節度

劉瑑傳居位半歲卒○舊書罷相又歷方鎮卒沈炳震
曰案懿宗紀咸通時未見瑑爲方鎮文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八

畢崔劉陸鄭朱韓

畢誠字存之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勻世失官爲鹽估勻生誠蚤孤夜然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太和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爲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協故出悰劔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訊如

平日德裕忌之出爲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誠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爲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唯唯卽拜刑部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餉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脩杷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遷

宣武節度使召爲戶部尙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期固稱疾改兵部尙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術尤所長旣貴所得祿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於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

裴誅死

裴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
麟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繇河
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
威惠三年境內大治耆老叩闕願留詔可僖宗立授兵
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
度支初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
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修舉察不至苛不六
月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
其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

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尙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爲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劔南淮南未嘗不從會

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陝號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更數赦不爲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申直其寃復官爵世高其義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位再遷尙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爲迹親俄而蕭傲崔彥昭得相罷鄴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

事黃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
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將軍張直方家
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

豆盧瑑者字希貞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與
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
雨拔樹未幾及禍初咸通中有治歷者工言禍福或問
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
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琮瑑與沆皆不
得終云

陸扆字祥文宰相贛族孫客於陝遂爲陝人光啓二年

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辰
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
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七皆和獨辰最先就帝覽之
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
今朕得之始得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
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譏辰進非其時累爲
尙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爲宴資學士院未
始有至辰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
戶部嗣覃王以兵伐鳳翔辰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

近輔必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
害帝顧軍興責展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
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
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展裴贄孰忠於我偓曰展
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展不喜我復位元日易
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
偓曰設展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展素不知謀忽
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
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戶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
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展曰國西鳳翔爲最近迹

其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絕無宜於詔書
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辰代之胤內怨望及是議以爲
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
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辰濮
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辰初名允迪後改
云

鄭絜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因
宴甚丐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絜移檄請無犯州境
巢笑爲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贏錢千
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

史送都還繫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
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繫以其兄讓能輔政不
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侍
往往條摘失政衆謹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
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繫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
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
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繫本善
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
史走其家上謁繫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
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

人既視事宗威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

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
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
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
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
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
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
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
水深人心彊復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
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
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

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饜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祕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孫偓

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尙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

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期而茂旣而僱秉政封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僱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苦持怒心卽自撓矣兄儲歷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尙書

韓僱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僱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僱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

懼死舍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翦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俚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俚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
皆忌肩肩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
僇聞以爲不可肩不納僇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
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闡豎所圖矣渥曰不然無兵則家
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肩聞憂未知所出李彥
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僇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
自破帝不用彥弼譖僇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
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耶繼昭
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僇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
官爵母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顛決事繼昭輩所奏必

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鬪闕下朝廷危矣及肩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偓勸肩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卽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鄴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縵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

士使馬從皓逼倭求草倭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倭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艷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旣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倭甚從皓讓倭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倭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尙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倭倭至再拜哭曰崔胤甚褊全忠軍必濟帝喜倭曰願

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以麩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
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倅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
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
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
帝問倅它日累吾兒否倅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雩王
聞烏聲日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
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倅議附胤
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倅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
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倅侍
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

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胤臨
陛宣事坐者皆去席胤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
我爲知禮全忠怒胤薄已悻然出有譖胤喜侵侮有位
胤亦與胤貳會逐王溥陸扆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胤執
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胤所薦爲相者
全忠見帝斥胤罪帝數顧胤胤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
召胤殺之鄭元規曰胤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
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
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
胤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僇貶之明年
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
司馬侍御史歸藹登州司戶參軍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
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愎庸奴
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繁朴輩不次而用捍
豚膺拒羆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况賢者乎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九

馬楊路盧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繇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爲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植奏以武陸縣爲陸州卽東首領爲刺史旣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

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爲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贇最爲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贇善至通昭穆元贇以賜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旣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忠武宣武節度使卒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

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
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
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與大學
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
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
人爲朝長云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
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
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
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

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
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彊
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
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涪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
之曰此姑洗角也旣刮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
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羅薦附灌木然時有
安浼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浼曰
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浼卽以
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
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浼大驚因問樂意收曰

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
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
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
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
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
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
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
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
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

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澆澆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旣假褫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棕表署淮南推官棕領度支又節度劔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棕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直雋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棕計興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棕將從之收曰田

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土
往耕則姚雋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
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始周墀
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棕辟爲
觀察府判官兄弟並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
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
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爲監察御史收因建
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
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旗常今旗常因車飾隸太僕
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

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案遷長安
令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
趾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
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
滿蠻不能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
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旣益貴稍自盛滿爲夸侈門吏童
客倚爲姦中尉楊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
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賂餉數千諉收不能從玄价以負
已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

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
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
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
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
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
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
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卽仰鴆死帝見書惻
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
官爵子鉅鱗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
侍鱗至戶部尚書

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
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諡詔百官
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爲改作主求古無文執不可
知禮者韙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
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有治劇才拜
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操下剛嚴軍遂怨起爲亂囚
傅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收與昆弟
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

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
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胄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

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
貶嚴亦斥爲邵州刺史徙吉王傅乾符中以兵部侍郎
判度支卒子涉注

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
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
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注
爲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內職爲戶部侍郎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羣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
性志純潔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承旨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巖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時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爲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旣權侔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巖爲劔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

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
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爲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
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
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
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爲姦巖
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妄給與以結士心嘗
閱武都場咸籌莅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
以有異圖恟恟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貶
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
美須髯至江陵兩昔皆白捕誅咸籌等巖至新州詔賜

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時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故恩禮最異悉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募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旣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卽擢不悅擠之保衡舉進士王鐸第于籍蕭邁與同升以嘗薄于已皆見斥逐楊收頤路巖人益畏之

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爲怨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參軍而劉贍等坐主薨見貶者偕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入朝爲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翱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袞皆善將爲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是

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詈繇是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爲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卽按關東諸將爲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瞋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

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尸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爲之鴟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也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路巖傳置定邊軍于邛州○沈炳震曰巖咸通十二年
罷相出鎮西川定邊軍乃咸通九年李師望所置十
一年竇滂兵敗已廢矣皆在巖未罷相前此處誤

盧攜傳乾符五年○舊書作四年

臣浩

按昭宗紀在元

年三處互異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

鄭二王韋張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
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爲翰林學士高
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
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爲桂管
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直寃貶循州刺史死於官畋舉
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

奏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
白敏中令狐絢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竝廢斥故畋
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絢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
右丞鄭薰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爲刑部員
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
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
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
旨瞻以諫迂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褻言韋保衡等怨
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絳二州
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

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於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敕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苟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

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
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
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
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
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
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卽机上肉耳法謂不
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
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
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
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彊請如西戎以

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卽抗論
至相詬嫚攜怒拂衣去裾鱗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
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
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
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緝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
上謁斜谷泣曰將相悞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
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
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
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於梁者道相屬

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卽悉出金帛
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
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
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
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
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
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
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儒柔縱步騎鼓
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
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

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番遁去禽番子
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尚數萬無所歸叟招
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
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劔門
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叟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
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叟天子
幾殆帝聞捷曰朕知叟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
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
門爲賊所覆叟數勅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
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

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
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
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
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旣半道內慙負
卽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召
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
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賊抵死畋奏言方關輔
失守鄴護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
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
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

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畋以爲不可請行營節度繇裏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畋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

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
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爲
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
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
戍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節擢
及畋還葬鄭表爲請諡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
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畋爲人仁恕姿采如峙玉
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穀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
爲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
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寔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爲世稱挹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跂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

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卽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

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贇裴樞王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洎梁蜀師三萬壁蓋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已乃搆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

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弟鐸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鐸拒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鐸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

以徽聞徽本澹聲利間不喜往見宰相劉瑒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瑒爲言乃罷從令狐絢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爲殿中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爲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爲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擢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冒夜出徽與崔沆豆

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樾間爲賊所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縑書章遣入問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洛磁三州貳于已昭義所隸唯澤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卽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爭澤潞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爲諸道

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
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爲多遷右僕射大
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
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脩奉使徽外調
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
卽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
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
倖一平以法繇是爲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
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
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

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
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
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熲作亂帝進次漢中熲逼
召徽以疋廢自言及熲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託手弱
卒不肯署熲平帝至鳳翔召徽爲御史大夫固辭足痺
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
徽神氣尚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
肆爲姦補調重復不可檢徽爲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
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謚曰貞譜言其先本
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爲王

氏十世祖罷仕周爲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原子孫
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
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
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徼有
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
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
李昌符亂與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
勳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卽位守中書令封岐

國公闡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言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師遠出事蠻夷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劔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旣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卽位後人臣無

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會用李磎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此姦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

捍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
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
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
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
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
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
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爲
天子守藩今使者齋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
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貽愧謝濬宣詔
已士按兵默默濬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

利害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卽引軍從濬西擢濬爲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卽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

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
鼎富天資英特內偏宦臣外迫彊臣故不能安此臣所
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
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
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
之願帥兵爲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
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
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
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
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

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既濬緯相倡和
帝乃決出師詔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
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爲供軍使以全忠匡
威鐸並爲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諲爲行營都監以汴甲
三千爲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帝置
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
除之復恭聞不憚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濬濬不
肯舉是役也濬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先是汴
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濬慮汴人
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

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爲存孝所禽
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
大北委仗械去濬斂衆夜遁比明軍失太半存孝進掠
晉絳慈隰其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濟麾
下略盡全譔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
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卽日下詔罷濬爲武昌軍節
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爲申請詔聽使便濬乃
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爲宰相故濬亦拜
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
爲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

疏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論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爲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濬素厚永寧史葉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

除吏必紫極宮立宗像前致制誥于按乃出之示不忘
朝廷且欲雪家寃而不克終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纖人柄朝靡謀
不乖如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倡扶支
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爲逆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
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